观众问答：“文明型国家”群体崛起，有哪些突破？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3-03-03[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81293&idx=1&sn=44eff02886cbee7dc49b8401b240bd0c&chksm=76a4c6b567205bf6a8ebd4434c411d3b989028258c88a2c6c1e5cdc9029933a7a7fcaee4a80b&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73)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何婕：好，我们今天的观众也带着问题来一起讨论。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现在是一名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像俄罗斯、印度，包括土耳其这些非西方国家，在一些公开或者非公开的场合都说自己是“文明型国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对于沃勒斯坦的世界理论体系中那些依附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有哪些借鉴意义呢？谢谢。

**“文明型国家”群体崛起**

**有哪些突破？**

张维为：现在俄罗斯也好、印度也好、伊朗也好，最典型就是虽然我们对“文明型国家”的定义不完全一样，但没有关系，大家都说我们自己是一个单独的伟大的文明，你没权利干涉我的内政。你看过去印度学者一讲他们的民主模式，就说我们是西方阵营的，我们是西方民主，现在莫迪他从来不这样说，他说我们这个民主是源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根本不是古希腊传统，我们当时两千年前那个传统比你这个传统就好多了，他是这样一种新的叙事，他在发掘它的历史资源。

范勇鹏：我也观察到像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他们在关注这个概念，其实是对他们有非常切实的用处的。比如像俄罗斯，今天发生在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兄弟民族。有什么深仇大恨，最后搞成这个样子，死几十万人，说白了就是在西方的挑动之下，导致内部发生这么大的悲剧。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比如像原来的南斯拉夫，解体了，然后还在进一步地继续解体，塞尔维亚还有人在操纵它解体。从这些民族来讲，如果你重新寻回自己的历史、文明的认同、文明的身份，你能够重新建构起一个伟大的新的文明，这是有可能的。再比如像土耳其内的一些民族，像库尔德人，他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都有，按照“民族国家”的观念它就要独立建国。所以土耳其不答应，叙利亚、伊拉克都不答应，怎么办？必须要跳出“民族国家”的观念，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问题。印度你看莫迪，包括印度人民党高层，很多人在关注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们过去的做法有很多是可以依据“文明型国家”的这样一种概念来进行调整的，因为印度曾经是一个文明，后来在独立的过程中巴基斯坦独立、孟加拉独立，然后印度现在自己又要搞印度教民族主义，那么我（印度）境内的锡克族、穆斯林，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要建国，这些人我不要吗？我把他排斥出去吗？否则的话我怎么建立一个纯粹的一个民族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些对于印度的政治精英层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发，他们应该换一个思路。

主持人何婕：不要说是我们例举的这些相对国土规模比较大的国家，你像国土规模再小一点的国家，为什么它就一定要处于依附地位呢？这是不对的，所以其实，它如果有能力基于自我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制度安排，经济社会的发展，它就慢慢地可以去除这种依附地位。

张维为：这个西方殖民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洗脑了一批精英，跟西方人的思维一样的，对自己文明非常看不起。另外就是摧毁了很多普通人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讲自信对中国非常重要，对其它国家也非常重要，没有自信你永远自立不起来的。

主持人何婕：是。

张维为：一旦提出“文明型国家”，很多国家它说我们也有文明，比方加纳也是有自己的文明传统的，都可以追溯。另外就是西方，它说我们虽然不是统一的一个文明体，但是我们有统一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这个一打开的话，那拉美国家也说我们也有，为什么第三世界拉美国家现在都左翼执政，它就是统一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反帝反殖，它也可以形成一种政治文明，一种我叫“文明共同体”。这也是种团结的力量。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单靠一个小国家自己奋斗，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有类似文明经历的、类似政治立场的、类似历史传统的走向一种“文明共同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势。

范勇鹏：这次我们《流浪地球2》把太空电梯放在非洲，很多非洲朋友就非常高兴。非洲其实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们是处于依附状态。

主持人何婕：是，凭什么？

范勇鹏：对，非洲其实是非常需要一种文明层面的这样一个思维的，因为文明是什么，文明是共同生活的一个最大单位，说白了就像我们人需要皮肤一样，它是能够保护着我来慢慢地发展的，但是西方的殖民主义把非洲摧毁掉，划成一个一个的边界鲜明的“民族国家”，它的目的就相当于在你的身上插上管子，不停地取血，你要重建自己的皮肤，重建自己的文明单位，然后把内部的问题给消化掉，不去发生内战，弥合内部的这种分裂，才能解决非洲的问题。

主持人何婕：就像张老师说可以有一个“文明共同体”。好，我们继续再来讨论。来，欢迎提问。

观众：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我今天想提的问题是对于我们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的叙事，西方的态度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然后我们又是如何去推动它，用我们的这套叙事来讲故事的？谢谢。

**西方对“文明型国家”的态度**

**经历哪些变化?**

张维为：西方态度大致是这样的，开始提出的时候，它是调侃，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英国有一个主流媒体发了篇文章，说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他指中国文明要开始来给我们上课了，“Teach us a little”，他用这个标题。但是大致上是从俄罗斯开始讲我们也是“文明型国家”，印度也开始讲，他们开始有点紧张了，然后变成欧洲、美国内部，马克龙也讲，这个时候就是那个观点就出来了。

主持人何婕：其实已经影响到了西方阵营。

张维为：对，就是突然发觉大家有很多共鸣，他们就有点惊讶了，惊叹，真是这么回事，我看都是很惊悚的标题，“文明型国家”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秩序，这是一个现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但你看至少在美国、欧洲，我估计一半的人支持从文明角度来谈他们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变化。

范勇鹏：西方这个关注，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大家都在关注这样的问题，迫使西方来反思了。第二就是西方内部出了很多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它产生了两种反思的模式，一种是西方有很多有识之士、正义的人士，他开始思考我们怎么重构西方和世界的关系，还有一些人比如从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这些人就开始，他建构一种“文明冲突论”，他说我们西方也要团结起来，我们也要跟他们斗，是这样一种冲突的视角。其实这是一种伪文明视角，因为真正有长期大规模伟大文明的，我们中华、阿拉伯、波斯、印度，我们一起共存了几千年，谁也没有去消灭掉谁，去奴役谁。所以这种思维也是西方存在的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但是我觉得西方来关注这样的话题本身是一个好事情，就是促使他们跳出自己原来的那种非常骄傲自大的文化傲慢，然后能够以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世界的问题。

主持人何婕：好，刚才这位举手的观众。

观众：我叫李明俊，现在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就读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文明型国家”的这个叙事方法如何能够在社会大众层面得到推广？

主持人何婕：“文明型国家”的叙事怎么可以跟普通人的感受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

**如何将新叙事向社会大众延伸**

张维为：我讲个最简单的道理，你比方说我们有没有“文明型国家”理论，有还是没有的差别，没有“文明型国家”理论的话，你讲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我们和为贵，不主张战争，这个讲的都对的，但你只有讲到我们文明的传统，但如果从“文明型国家”理论出发的话，我们首先就是现代国家，我们有强大的国防能力，我们有文明传统，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多数情况下不会开第一枪，但不给你开第二枪权利的，所以这个就是“文明型国家”它非常强势的话语，我首先是个现代国家，这也是西方话语和我们国内所谓“自由派公知”最不适应的，你得重新界定现代性和现代化。所以这个时候你在思想解放之后就不一样了。

范勇鹏：这个话语怎么去进一步地向社会大众来延伸，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我们接受的这种观念、话语、理论都是要不断地讲出来的。你比如说现在大家一说美国，叫美式民主，咱们之前讲过很多次这样的话题，所谓“美式民主”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讲的，就讲了短短的30年，我们这一代人大家就认为它是“民主”了，其实30年前没有人认为它是民主的，对吧，就是这么讲出来的。“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就是这么讲出来的，包括我们中国也是，我们在上古时期我们都没有这种血统为基础的民族观念，我们古代讲“华夷之辨”，孔子他从来都不是以血统身份来划分华夷，比如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有一次楚国来打郑国，楚国是被认为是蛮夷，但是楚国这次非常遵守国际法、礼节，所以孔子就说这一波我站楚国，你郑国虽然是华夏，是诸夏，但是你不守规矩，所以我认为你虽然是夷狄，但你守规矩了，你就是华夏，所以它是一个文明的标准。其实西方“民族国家”的这种观念流行的这个阶段可能就是历史上一个短短的阶段，只要我们能够跳出这样一种话语的陷阱，不停地讲，不停地交流，最终新的理念会不断地出现。当然很多人会认为，你如果不讲民族了，现代国家以什么为基础呢？对吧？不以民族，不以公民为基础，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建构起以人民为基础的国家，以人类为基础的国家，不一定要以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比如像我们中国56个民族，我们从来都不是按照血统来划分的，中国这个汉族从古到今都不是一个血统民族，说白了就是不断地融入到华夏这个大家庭里的民族构成了一个共同体。

主持人何婕：好，回到开场的时候我讲一个国家怎么来读懂自己，怎么来认识自己，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这样的一种自我定位非常重要，所以许多国家，不管是规模大的、规模中等的，小一点的都在呼吁属于自己的一种自我叙事。所以我想“文明型国家”的叙事应该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新的启发，在一般化的规律当中寻找属于每个国家自我的特征，非常重要。谢谢两位，谢谢大家，再见！

（本节目播出于2023年2月27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